

魯 迅

南腔北調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 出版說明

本書这次出版，曾經依照作者亲自編校的初版，并且参照各篇最初發表时的杂志，作了初步的校勘。凡在以往各种版本中存在而为我们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都已經加以改正。同时，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附在全書的后面，在正文中則标以 1、2、3……的號碼。

本書最初于一九三四年三月由上海同文書店出版，此后各版都和初版相同。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员会編輯、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本書編入第五卷；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魯迅三十年集》时，本書也曾收入。

本書这次試加的注釋，不妥、錯誤和不充分的地方一定不少，恳切希望讀者指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南腔北調集

魯迅

《南腔北調集》初版封面

## 目 录

|            |   |
|------------|---|
| ✓ 題記 ..... | 1 |
|------------|---|

### 一九三二年

|                   |    |
|-------------------|----|
| “非所計也” .....      | 7  |
| 林克多《苏联聞見录》序 ..... | 9  |
| △ 我們不再受騙了 .....   | 13 |
| 《豎琴》前記 .....      | 16 |
| 論“第三种人” .....     | 20 |
| “連环圖画”辯护 .....    | 25 |
| 辱罵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  | 30 |
| 《自选集》自序 .....     | 33 |
| 《兩地書》序言 .....     | 36 |
| 祝中俄文字之交 .....     | 40 |

### 一九三三年

|                  |    |
|------------------|----|
| 听說夢 .....        | 47 |
| 論“赴难”和“逃难” ..... | 51 |
| 学生和玉佛 .....      | 55 |

|                   |     |
|-------------------|-----|
| ✓ 为了忘却的纪念         | 56  |
| 誰的矛盾              | 67  |
| 看肖和“看肖的人們”記       | 69  |
| 《肖伯納在上海》序         | 74  |
|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     |
|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 |     |
| 考古学之一)            | 77  |
| ✓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 82  |
| 关于女人              | 86  |
| 真假堂吉訶德            | 88  |
| 《守常全集》題記          | 90  |
| 談金聖嘆              | 93  |
| 又論“第三种人”          | 95  |
| “蜜蜂”与“蜜”          | 100 |
| 經驗                | 102 |
| 諺語                | 104 |
| 大家降一級試試看          | 106 |
| ✓ 沙               | 108 |
| 給文学社信             | 110 |
| 关于翻譯              | 112 |
| 《一个人的受难》序         | 115 |
| 祝《濟声》             | 118 |
| 上海的少女             | 121 |
| 上海的兒童             | 123 |

|                     |     |
|---------------------|-----|
| “齡語一年” .....        | 125 |
| 小品文的危机 .....        | 130 |
| 九一八 .....           | 134 |
| 偶成 .....            | 138 |
| 漫与 .....            | 141 |
| 世故三昧 .....          | 144 |
| 謠言世家 .....          | 147 |
| 关于妇女解放 .....        | 150 |
| 火 .....             | 153 |
| 輪翻印木刻 .....         | 155 |
| 《木刻創作法》序 .....      | 159 |
| 作文秘訣 .....          | 161 |
| 搗鬼心傳 .....          | 165 |
|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      | 168 |
| 《总退却》序 .....        | 170 |
| 答楊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 | 172 |
| 注釋 .....            | 181 |

## 題 記

一两年前，上海有一位文学家，现在是好像不在这里了，那时候，却常常拉别人为材料，来写她的所谓“素描”<sup>1</sup>。我也没有被赦免。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语丝》早经停刊，没有了任意说话的地方，打杂的笔墨，是也得给各个编辑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划一不二，可说之处说一点，不能说之处便罢休。即使在电影上，不也有时看得见“黑奴”怒形于色的时候，一有同是“黑奴”而手里拿着皮鞭的走过来，便赶紧低下头去么？我也毫不强横。

一俯一仰，居然又到年底，邻近有几家放鞭炮，原来一过夜，就要“天增岁月人增寿”了。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同时记得了那上面所说的“素描”里的话，便名之曰《南腔北调集》，准备和还未成书的将来的《五讲三嘘集》<sup>2</sup>

配对。我在私塾里讀書时，对过对，这积習至今沒有洗干淨，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訣》，《搗鬼心傳》，这回却鬧到書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訓的。

其次，就自己想：今年印过一本《伪自由書》，如果这也付印，那明年就又有了一本了。于是自己觉得笑了一笑。这笑，是有些恶意的，因为我这时想到了梁实秋先生，他在北方一面做教授，一面編副刊，一位娄罗兒就在那副刊上說我和美国的門肯（H. L. Mencken）<sup>3</sup>相像，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書。每年出一本書就会像每年也出一本書的門肯，那么，吃大菜而做教授，真可以等于美国的白璧德了。低能好像是也可以傳授似的。但梁教授極不願意因他而牽連白璧德，是据說小人的造謠；不过門肯却正是和白璧德相反的人，以我比彼，虽出自徒孙之口，骨子里却还是白老夫子的鬼魂在作怪。指头一撥，君子就翻一个筋斗，我覺得我到底也还有手腕和眼睛。

不过这是小事情。举其大者，則一看去年一月八日所写的《非所計也》，就好像着了鬼迷，做了恶梦，胡里胡塗，不久就整两年。怪事随时襲来，我們也随时忘却，倘不重温这些杂感，連我自己做过短評的人，也毫不記得了。一年要出一本書，确也可以使学者們搖头的，然而只有这一本，虽然淺薄，却还借此存留一点遺聞逸事，以中国之大，世变之亟，恐怕也未必就算太多了罢。

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談》<sup>4</sup>上者外，几乎

都在这里；書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曾經登載这些的刊物，是《十字街头》<sup>5</sup>，《文学月报》<sup>6</sup>，《北斗》<sup>7</sup>，《现代》<sup>8</sup>，《濤声》<sup>9</sup>，《論語》<sup>10</sup>，《申报月刊》<sup>11</sup>，《文学》<sup>12</sup>等，当时是大抵用了别的笔名投稿的；但有一篇沒有發表过<sup>13</sup>。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

于上海寓齋記。



一九三二年



## “非所計也”<sup>1</sup>

新年第一回的《申報》(一月七日)用“要電”告訴我們：“聞陳(外交總長印友仁)與芳澤友誼甚深，外交界觀察，芳澤回國任日外長，東省交涉可望以陳之私人感情，得一較好之解決云。”

中國的外交界看慣了在中國什麼都是“私人感情”，這樣的“觀察”，原也無足怪的。但從這一個“觀察”中，又可以“觀察”出“私人感情”在政府里之重要。

然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聞”告訴我們：“錦州三日失守，連山綏中續告陷落，日陸戰隊到山海關在車站懸日旗……”

而同日的《申報》上，又用“要聞”告訴我們“陳友仁對東省問題宣言”云：“……前日已命令張學良固守錦州，積極抵抗，今後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即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

然則“友誼”和“私人感情”，好像也如“國聯”<sup>2</sup>以及“公理”，“正義”之類一樣的無效，“暴日”似乎不像中國，專講這些的，這真只得“不幸而挫敗，非所計也”了。

也許愛國志士，又要上京請願了罷。當然，“愛國熱忱”，

是“殊堪嘉許”的，但第一自然要不“越軌”，第二还是自己想一<sup>想</sup>，和內政部長衛戍司令諸大人“友誼”怎样，“私人感情”又怎样。倘不“甚深”，据內政界觀察，是不但難“得一較好之解決”，而且——請恕我直言——恐怕仍舊要有人“自行失足落水淹死”<sup>3</sup>的。

所以未去之前，最好是擬一宣言，結末道：“即不幸而‘自行失足落水淹死’，非所計也！”然而又要覺悟這說的是真話。

一月八日。

## 林克多《苏联聞見录》序<sup>1</sup>

大約总归是十年以前罢，我因为生了病，到一个外国医院去請診治，在那待診室里放着的一本德国《星期报》(Die Woche)上，看見了一幅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漫画，画着法官，教师，連医生和看护妇，也都横眉怒目，捏着手槍。这是我最先看見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諷刺画，但也不过心里想，有这样凶暴么，觉得好笑罢了。后来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記，有的說是怎样好，有的又說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但到底也是自己断定：这革命恐怕对于穷人有了好处，那么对于闊人就一定是坏的，有些旅行者为穷人設想，所以觉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坏处了。

但后来又看見一幅諷刺画，是英文的，画着用紙版剪成的工厂，学校，育兒院等等，豎在道路的两边，使參觀者坐着摩托車，从中間駛过。这是針對着做旅行記述說苏联的好处的作者們而發的，犹言參觀的时候，受了他們的欺騙。政治和經濟的事，我是外行，但看去年苏联煤油和麦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义文明国的人們那么駭怕的事实，却将我多年的疑团消釋了。我想：假装面子的国度和

专会杀人的人民，是决不会有这么巨大的生产力的，可見那些諷刺画倒是無耻的欺騙。

不过我們中国人实在有一点小毛病，就是不大爱听別国的好处，尤其是“清党”之后，提起那日有建設的苏联。一提到罢，不是說你意在宣傳，就是說你得了卢布。而且宣傳这两个字，在中国实在是被糟蹋得太不成样子了，人們看慣了什么闊人的通电，什么會議的宣言，什么名人的談話，發表之后，立刻無影無踪，还不如一个屁的臭得长久，于是漸以为凡有講述远处或将来的优点的文字，都是欺人之談，所謂宣傳，只是一个为了自利，而漫天說謊的雅号。

自然，在目前的中国，这一类的东西是常有的，靠了欽定或官許的力量，到处推銷無阻，可是讀的人們却不多，因为宣傳的事，是必須在現在或到后来有事实来証明的，这才可以叫作宣傳。而中国現行的所謂宣傳，則不但后来只有証明这“宣傳”确鑿就是說謊的事实而已，还有一种坏結果，是令人对于凡有記述文字逐漸起了疑心，临末弄得索性不看。即如我自己就受了这影响，报章上說的什么新旧三都的偉观，南北两京的新气，<sup>2</sup>固然只要看見标题就觉得肉麻了，而且連講外国的游記，也竟至于不大想去翻动它。

但这一年內，也遇到了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記》<sup>3</sup>，一就是这《苏联聞見录》。因为我的辨認草字的力量太小的緣故，看

下去很費力，但为了想看看这自說“为了吃飯問題，不得不去做工”的工人作者的見聞，到底看下去了。虽然中間遇到好像講解統計表一般的地方，在我自己，未免覺得枯燥，但好在并不多，到底也看下去了。那原因，就在作者仿佛对朋友談天似的，不用美丽的字眼，不用巧妙的做法，平鋪直叙，說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見所聞的苏联，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設施的正是合于人情，生活也不过像了人样，并没有什么希奇古怪。倘要从中猎艳搜奇，自然免不了会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却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点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文明国之定要进攻苏联的原因。工农都像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前五六年，北京盛傳广东的裸体游行，后来南京上海又盛傳汉口的裸体游行，就是但願敌方的不平常的証据。据这書里面的記述，苏联实在使他們失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实，那就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獄底里涌現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这种極平常的事情，是只有“匪徒”<sup>4</sup>才干得出来的。該杀者，“匪徒”也。